

如有水月漫心头

□上海 陆小鹿

《掬水月在手》,这部记录叶嘉莹先生传奇人生的文学纪录片,是一部安静得能让人心沉下来的影片。

我知道叶先生,最初源于《顾随诗词讲记》。顾随,是叶先生大学期间的诗词老师,这一本讲记,便是叶先生听课记录下的听课笔记。据叶先生说,顾随讲课以感发为主,旁征博引,全任神行,所以,能将听课笔记记录得如此详细,叶先生必有深厚的诗词积累,以及对诗词敏锐的感受力和炽烈的热爱。

叶嘉莹出身书香门第,从小浸淫古典文化,她坦言自己是读书人,只对读书之事有兴趣。然生于乱世,个人命运并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,她一生漂泊不定,1948年跟随丈夫南下台湾,在台湾担任诗词教授,后被派往美国讲学,1969年移居加拿大。让人感动的是,当得知祖国开放后,她放弃了优渥的海外生活,每年利用假期回国讲学。2013年,决定彻底回国定居于南开园。

叶嘉莹曾提出过一个理念:弱德之美。这个新颖独特而具创造性的理论,可以说是她学术上的重大成就。所谓弱德之美,我们可以理解

成是一个人处在苦难中仍有所持守,在压抑中仍有所坚持的品德之美。叶先生特别指出:“弱德不是弱者,弱者只趴在那里挨打。弱德就是你承受,你坚持,你还要有你自己的一种操守,你要完成你自己,这种品格才是弱德。”

叶先生之所以有如此的感悟,同其一生的经历脱不开关系。花季之龄丧母,父亲于战乱中失去音信。因一时心软嫁给并不琴瑟和鸣的丈夫。人到半百,又痛失爱女,大女儿女婿因车祸突然撒手人寰。人间种种大难,可以说叶先生遍尝了一遍,然而苦难没有击垮叶先生。她的最大幸运,是找到了精神的栖息地,诗词最终拯救了她,化解了她的悲伤,给了她无穷的力量来对抗人间的种种挫折和坎坷。“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”,叶先生很爱引用王国维的这句话,仿佛在为自己不顺遂的人生做一个注脚。

影片里叶先生吟诵了很多首诗,有她自己写的,也有别人写的,忘我沉浸地享受,我感受到诗词带给深入骨髓的幸福之感。从1945年自辅仁大学中文系毕业后,她在讲

台上耕耘了70多年,哪怕退休了,哪怕已经90多岁的高龄,她仍然愿意给年轻学生上课,并乐此不疲。她说:“我之所以90多岁还在讲,因为我觉得我既然认识了中国的文化,这么多美好、有意义、有价值的东西,我应该让下一代的人能够领会,也能够接受。如果我不能够传输给下一代,是我对不起年轻人,对不起古人,也对不起师长和老师。”

影片最后说,叶先生将毕生稿酬,以及家产变卖所得共计3000多万,捐献给了南开大学,成立了“南开大学迦陵基金”(迦陵是叶嘉莹的笔名),以支持中华传统文化研究。倾毕生积蓄助育人伟业,何其伟大!

“春山多胜事,赏玩夜忘归。掬水月在手,弄花香满衣。”这是唐代诗人于良史《春山夜月》的两句。选用“掬水月在手”这句诗作为影片之名,我想它代表了一种意向之美。诗词就是叶先生的水月,它照亮崎岖的道路,滋润飘摇的心灵,它给予叶先生以勇敢、以鼓舞、以抚慰,一生相伴,不离不弃,使这位自誉为“中国最后一位穿裙子的士大夫”,活出了一份娓娓道来的优雅之美。

年的夏天酷热,浦口火车站挤满了送行的亲人,千般叮咛万语嘱咐都化在泪雨纷纷的惜别中。

那时,祖国的新疆异常贫瘠荒凉,一千余人的南京知青满怀建设祖国的热情,将青春播洒在了这块贫瘠的土地上。当年母亲他们开垦过的戈壁荒滩如今早已像歌中唱变成了良田、果园和棉花种植基地,母亲也早就从田间地头调到了阿瓦提法院,成了一名优秀的法官,直到退休。她把自己的一生最美好的年华和毕生精力都奉献在了祖国的边疆。

父亲离开我们15年了,是时候去接母亲回宁了。2019年9月20日,再次将亲爱的母亲接回南京与我居住。才短短两年未见,新疆的风沙就催老了她的斑驳容颜,初见那一刻,有份心酸和怜爱涌上心头,忍不住拥抱住母亲纤瘦虚弱的身躯,暗暗发誓,余生女儿伴你每一天,女儿为你遮挡风雨。

愿母亲历尽千帆,归来仍是少女!

叶之秋语

□南京 刘月雄

秋天最美的书写在枝叶间,绚烂多彩。当秋风掀起序言,日光和雨水开始了你来我往的应和,日子在明暗虚实中,酝酿出了一树的生动。此时,五彩的叶子,在眼前曼妙,令人浮想翩翩。我尤爱一整株的红叶,圆圆黄栌叶,像友人在倾心交谈,纯朴憨实;满树乌桕叶,一颗颗热烈的心相依相伴,不用千言万语已然心心相印。

霜降过后,香樟的叶子,还是绿的,透着岁月侵扰初衷不改的倔强;街边的梧桐树,叶子半青不黄,稀稀拉拉,仿佛进退两难,无所适从,看得我恍恍惚惚;杉树军人般的伟岸高挺,黄褐色的叶子夹着深绿,深沉里藏着不与言说的家国情怀。朋友圈里晾晒的,多是银杏和枫叶,一片片、一簇簇,如节选的气段,领略不出情节的跌宕起伏,气势的恢宏壮美。

于是,我和朋友,开启了一次次的秋叶之约。先去清凉山公园里的“银杏谷”,转道相隔不远的石头城公园,随后打卡当涂的一家医院,那里的银杏开得甚是热闹,树上树下,鸟鸣和笑语,不绝于耳,铺天盖地的金黄,如群蝶飞舞,惹得我只想席地而卧,枕着灿烂入梦。

金陵秋叶“枫”韵最美在栖霞,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。那团团火红,是秋天炽热的抒情。我一个人兴致勃勃地前往,随着人流走进栖霞山,沿路两侧,枫树蜿蜒绵亘,火红叶片时隐时现,不时跳入眼帘。

周围的游人多成对结伴,说说笑笑,更多家人小孩,追逐喧闹。

采采芣苢

□山东潍坊 朱睿

休息日清晨我于园中听闻依稀鸟鸣,轻嗅空气中还有露水清润的味道,一时间竟想回乡下老家,总觉得颇有种“眉上风止,我来得稍稍迟”的意味。

回家后,大脑立即下达搜寻指令,在墙角土缝寻找记忆里亲切的那一株株野草。它的叶子宽厚,仿佛是伸展开的莲台,穗状花序细圆柱状。我在《诗经》中读到过它:“采采芣苢,薄言采之。采采芣苢,薄言撷之。采采芣苢,薄言捋之。采采芣苢,薄言采之。采采芣苢,薄言芣之。采采芣苢,薄言采之。采采芣苢,薄言撷之。采采芣苢,薄言捋之。采采芣苢,薄言采之。采采芣苢,薄言芣之。”芣苢(fú yǐ 又作芣苢)即车前草,这是当时人们采车前草时所唱的歌谣,表达了“生虽是艰难的事情,却总有许多快乐在这艰难之中”的意思。

认识车前草,缘于我的母亲。几十年前,我得过一场病,当时的诊断结果把她给吓到了,第二天,她便领我去市里这方面的权威医院。下了公交车,还有几百米的土路要走,母亲头发被风吹得有些蓬乱,她的眼光焦灼有些呆滞,嘴巴抿得紧紧的。她怀揣着布兜,身子摇摇欲坠似的前倾,走起路来踉踉跄跄。她要为女儿寻找、祈求一份关于健康的确切答案。庆幸的是,我身体并无大碍,之前只是误诊。

回来的路上,母亲的眼睛亮了,脸上荡漾起微笑,她挠了挠头发,然后指着路边一簇簇野草,欢快地说:看!是车前草,具有利尿、

有个穿蓝色衣袄的小男孩,正在妈妈的镜头前唱歌,很卖力的样子,憨朴可爱。待我走近,男孩已转身向前跑了,他一路蹦蹦跳跳,呼哧呼哧,嘴里唱个不停,词句在气息中跳动,带着笨拙,我紧跟其后细听,终于听清了一句:“你笑起来真好看”,像有魔力的手在我嘴角拉扯,瞬间快乐绽放,我就那样咧着嘴,傻傻地笑了。

这天真的歌词感染了我,成年人的傻乐又有些不好意思,遂转头看那一树树挂枝的叶,呵,多像此起彼伏的笑脸。一树红火,那是热情奔放、恣意欢畅的笑,一树金黄,那是灿烂明媚、活泼灵动的笑,这笑酣畅淋漓,发自肺腑,是齐头并进共欢颜,怎不可爱?怎不赏心悦目?那些参差不齐的叶,多像一群人挤出来的笑,似是而非,令人无趣。

不同的树,同一棵树的不同叶子,因为自然的不确定,得到阳光雨水的不同,各有千秋,人也如此,得到的或多或少,心里患得患失,境遇也千差万别,何以同乐?

人们对秋叶的千般留恋万般不舍,很多时候都是一种内心的寄托。秋叶是时光的沉淀,更是落幕前的排演,正如人生的起承转合之际,云起云落,如何云淡风轻,微笑拂面?孟子曰:“大人者,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”如果我们的心里住着个孩子,活蹦乱跳,心无旁骛,怎会不笑逐颜开呢?

夕阳下,我带着孩子般的雀跃与一树的欢快合了个影。

归来仍是少女

□南京 曹冬云

徜徉在秦淮柳岸,沐浴太平祥和,眼前三三两两走过运动着的花甲古稀老人,他们说着南京方言,渐行渐远,从小听着母亲的南京方言长大,此时倍加思念起母亲来。

母亲1945年出生在南京下关,她的父亲在英国大使馆工作,她的母亲家境殷实,全职在家。新中国成立以后,她的父亲被政府安排进了南京邮电局工作,由于家中兄弟姐妹众多,全靠她父亲一人的工资养活一家老小,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期,生活也是拮据,常常一家人的口粮半个月就吃没了,母亲眼睁睁地看着她的母亲把很漂亮的旗袍和首饰卖了,她的父亲也将他的狐皮大衣卖掉,那时,母亲已意识到家中的困难,于是在吃穿用度上她也开始节省起来。直到1965年的夏天,母亲放学回家的路上,街道大喇叭里热烘烘地宣传着“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”的号召,高音喇叭里播放着“我们新疆好地方啊,天山南北好牧场,戈壁沙滩变良田……各族人民大团

结,歌颂领袖毛泽东……”的具有新疆民族风情的激扬歌声,这些让母亲对新疆充满憧憬和向往。

她跑去街道办事处询问报名条件,当得知只要有知识青年报名去新疆的,政府就会给家中其他人员安排工作的信息后,母亲毅然决然地报了名。她在家排行老二,下面还有弟妹妹,她一走,家中少一个人吃饭,又可以给弟妹妹安排一个工作,岂不是一举两得。当她兴冲冲地跑回家中告诉父母时,她的父亲又急又气挥手欲打母亲,母亲说她走了,就可以给弟妹妹安排工作,家里又少一个人吃饭,这不是蛮好嘛。她的父亲终究没有将挥起的手落在这个他最疼爱的女儿身上,心中充满了愧疚与无奈还有更多的舍不得。临行前几日,母亲说她的父亲就一直没说说话,只是默默地给她准备一切行囊,把家里能带的都给她带上了。母亲不忍年迈的父亲太伤心,她都偷偷地躲在无人处悄悄流泪。离别的日子终究还是来临,那一

乡间磨刀石

□广西钟山 齐杭

一间残旧土瓦屋,天井水缸的位置,残旧的水管溢出一滴滴水滴,水滴滴落之处,是一块长满青苔的石头。这个布满青苔而发绿的石头,是一块磨刀石。

昔日每一户人家的门口,少说也有一块磨刀石。这些磨刀石,有的是石磨的残缺一角,有的像小石板,有的则打凿成型,如粗大的砖块,形态大小各异。不过有一处是相似的,它们的中部,长年累月经受刀斧的磨砺,形成流畅的内陷圆弧。

乡下老家的屋墙角下的那块磨刀石,是由800目数的砂岩颗粒构成的砂岩石,水光锃亮,中间凹陷两头翘起,质地细腻柔滑,吃铁慢。每每使用磨刀石之时,小则杀鸡宰鸭,大则杀猪宰牛,可以说磨刀承载不少家庭喜悦。

上世纪70年代,作为木匠的外

公经常用这块磨刀石来修磨手工锯凿刀、木锉刀、手工凿、刀锯等工具。手里的工具好使了,做出来的家具才会更加精美细腻,加上价格公道,那个时候,外公亲手打制的各种家具广受街坊们的喜爱。木匠活儿不多时,外公便把这块磨刀石绑在长板凳上,走街串巷做磨刀生意。经外公打磨出来的刀刃锐利且耐用,并且不易产生缺刻,因此十里八街的乡亲们都把家里的钝刀留着让外公来磨。

很多时候磨刀石是孤独的。磨刀石的隐忍来自对时光的笃信,笃信一片薄薄的刀刃,终究会磨出耀眼的锋芒,而后暗藏于心。那年月,母亲是村里工分挣得最多的能干女人,不能说外公的磨刀石没有立下功劳。

说到磨刀,那可是技术活,打半盆水,将磨刀石和刀刃浇湿。蹲下

来,一手握着刀柄,一手握着刀背,斜按刀锋,抵着磨刀石来回磨磨。因为用力,全身随之摇晃,磨刀石发出囉囉的摩擦声。砂浆水越磨越稠,在石面和刀页上涂了一层。反转过来,浇点水,再磨。如此几个回合,用水冲刷干净,刀锋便银光发亮。伸出拇指肚,试试刀锋,如略有卷刃,反顺在磨刀石上抽一刀两刀即可。有了磨利的刀具,干起活来,顺手又省力,正所谓“磨刀不误砍柴工”“宝剑锋从磨砺出”。

如今在城里,已经很难看到有磨刀匠了,也很难看到真正的磨刀石,偶尔见过有邻居将菜刀放在水泥墩上磨来磨去,更多的人估计是将菜刀用钝了就直接扔掉,换了新的。只有女人们用的菜刀不锋利时才偶尔光顾它了。磨刀石默默无闻,风光不再,似在回忆已往的岁月……